

遼

史

冊六

遼史卷六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三十

刑法志上

刑也者始於兵而終於禮者也鴻荒之代生民有兵如蠱有螫自衛而已蚩尤
惟始作亂斯民鴟義姦宄並作刑之用豈能已乎帝堯清問下民乃命三后恤
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故曰刑也者始於兵而終於禮者也先王順天地
四時以建六卿秋刑官也象時之成物焉秋傳氣於夏變色於春推可知也遼
以用武立國禁暴戢姦莫先於刑國初制法有出於五服三就之外者兵之勢
方張禮之用未遑也及阻午可汗知宗室雅里之賢命爲夷離堇以掌刑辟豈
非士師之官非賢者不可爲乎太祖太宗經理疆土擐甲之士歲無寧居威克
厥愛理勢然也子孫相繼其法互有輕重中間能審權宜終之以禮者惟景聖
二宗爲優耳然其制刑之凡有四曰死曰流曰徒曰杖死刑有絞斬凌遲之屬

又有籍沒之法流刑量罪輕重寘之邊城部族之地遠則投諸境外又遠則罰使絕域徒刑一曰終身二曰五年三曰一年半終身者決五百其次遞減百又有黥刺之法杖刑自五十至三百凡杖五十以上者以沙袋決之又有木劍大棒鐵骨朵之法木劍大棒之數三自十五至三十鐵骨朵之數或五或七有重罪者將決以沙袋先于肱骨之上及四周擊之拷訊之具有麤細杖及鞭烙法麤杖之數二十細杖之數三自三十至於六十鞭烙之數凡烙三十者鞭三百烙五十者鞭五百被告諸事應伏而不服者以此訊之品官公事誤犯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罪者聽以贖論贖銅之數杖一百者輸錢千亦有八議八縱之法籍沒之法始自太祖爲撻馬狄沙里時奉痕德堇可汗命案于越釋魯遇害事以其首惡家屬沒入瓦里及淳欽皇后時析出以爲著帳郎君至世宗詔免之其後內外戚屬及世官之家犯叛逆等罪復沒入焉餘人則沒爲著帳戶其沒入宮分分賜臣下者亦有之木劍大棒者太宗時制木劍面平背隆大臣犯罪重欲寬宥則擊之沙袋者穆宗時制其制用熟皮合縫之長六寸廣二

寸柄一尺許徒刑之數詳于重熙制杖刑以下之數詳于咸雍制其餘非常用而無定式者不可殫紀太祖初年庶事草創犯罪者量輕重決之其後治諸弟逆黨權宜立法親王從逆不罄諸甸人或投高崖殺之淫亂不軌者五車轆殺之逆父母者視此訕詈犯上者以熟鐵錐撻其口殺之從坐者量罪輕重杖決杖有二大者重錢五百小者三百又爲梟磔生瘞射鬼箭礮擲支解之刑歸於重法閑民使不爲變耳歲癸酉下詔曰朕自北征以來四方獄訟積滯頗多今休戰息民羣臣其副朕意詳決之無或冤枉乃命北府宰相蕭敵魯等分道疏決有遼欽恤之意昉見于此神冊六年克定諸夷上謂侍臣曰凡國家庶務鉅細各殊若憲度不明則何以爲治羣下亦何由知禁乃詔大臣定治契丹及諸夷之法漢人則斷以律令仍置鍾院以達民寃至太宗時治渤海人一依漢法餘無改焉會同四年皇族舍利郎君謀毒通事解里等已中者二人命重杖之及其妻流于厥拔离弭河族造藥者世宗天祿二年天德蕭翰劉哥及其弟盆都等謀反天德伏誅杖翰流劉哥遣盆都使轄戛斯國夫四人之罪均而刑異

遼之世同罪異論者蓋多穆宗應曆十二年國舅帳郎君蕭延之奴海里疆陵拽刺禿里年未及之女以法無文加之宮刑仍付禿里以爲奴因著爲令十六年諭有司自先朝行幸頓次必高立標識以禁行者比聞楚古輩故低置其標深草中利人誤入因之取財自今有復然者以死論然帝嗜酒及獵不恤政事五坊掌獸近侍奉膳掌酒人等以獐鹿野豕鶡雉之屬亡失傷斃及私歸逃亡在告踰期召不時至或以奏對少不如意或以飲食細故或因犯者遷怒無辜輒加炮烙鐵梳之刑甚者至于無算或以手刃刺之斬繫射燎斷手足爛肩股折腰脛劃口碎齒棄屍于野且命築封于其地死者至百有餘人京師置百尺牢以處繫囚蓋其卽位未久惑女巫肖古之言取人膽合延年藥故殺人頗衆後悟其詐以鳴鏑叢射騎踐殺之及海里之死爲長夜之飲五坊掌獸人等及左右給事誅戮者相繼不絕雖嘗悔其因怒濫刑諭大臣切諫在廷畏懦鮮能匡救雖諫又不能聽當其將殺壽哥念古殿前都點檢耶律夷臘葛諫曰壽哥等斃所掌雉畏罪而亡法不應死帝怒斬壽哥等支解之命有司盡取鹿人之

在繫者凡六十五人斬所犯重者四十四人餘悉痛杖之中有欲寘死者賴王
子必攝等諫得免已而怒佛德飼鹿不時致傷而斃遂殺之季年暴虐益甚嘗
謂太尉化葛曰朕醉中有處決不當者醒當覆奏徒能言之竟無悛意故及於
難雖云虐止誓御上不及大臣下不及百姓然刑法之制豈人主快情縱意之
具邪景宗在潛已監其失及卽位以宿衛失職斬殿前都點檢耶律夷臘葛趙
王喜隱自囚所擅去械鑲求見自辯語之曰枉直未分焉有出獄自辯之理命
復繫之既而躬錄囚徒盡召而釋之保寧三年以穆宗廢鍾院窮民有冤者無
所訴故詔復之仍命鑄鍾紀詔其上道所以廢置之意吳王稍爲奴所告有司
請鞠帝曰朕知其誣若案問恐餘人效之命斬以徇五年近侍實魯里誤觸神
靈法應死杖而釋之庶幾寬猛相濟然緩于討賊應曆逆黨至是始獲而誅焉
議者以此少之聖宗冲年嗣位睿智皇后稱制留心聽斷嘗勸帝宜寬法律帝
壯益習國事銳意於治當時更定法令凡十數事多合人心其用刑又能詳慎
先是契丹及漢人相毆致死其法輕重不均至是一等科之統和十二年詔契

丹人犯十惡亦斷以律舊法死囚屍市三日至是一宿卽聽收瘞二十四年詔主非犯謀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無得告首若奴婢犯罪至死聽送有司其主無得擅殺二十九年以舊法宰相節度使世選之家子孫犯罪徒杖如齊民惟免黥面詔自今但犯罪當黥卽准法同科開泰八年以竊盜贓滿十貫爲首者處死其法太重故增至二十五貫其首處死從者決流嘗敕諸處刑獄有冤不能申雪者聽詣御史臺陳訴委官覆問往時大理寺獄訟凡關覆奏者以翰林學士給事中政事舍人詳決至是始置少卿及正主之猶慮其未盡而親爲錄囚數遣使詣諸道審決冤滯如邢抱朴之屬所至人自以爲無冤五院部民有自壞鎧甲者其長佛奴杖殺之上怒其用法大峻詔奪官吏以故不敢酷撻刺于乃方十因醉言宮掖事法當死特貰其罪五院部民偶遺火延及木葉山北城亦當死杖而釋之因著爲法至於敵入哥始竊薊州王令謙家財及覺以刃刺令謙幸不死有司擬以盜論止加杖罪又那母古犯竊盜者十有三次皆以情不可恕論棄市因詔自今三犯竊盜者黥額徒三年四則黥面徒五年

至於五則處死若是者重輕適宜足以示訓近侍劉哥烏古斯嘗從齊王妻而逃以赦後會千齡節出首乃詔諸近侍護衛集視而腰斬之於是國無倖民綱紀修舉吏多奉職人重犯法故統和中南京及易平二州以獄空聞至開泰五年諸道皆獄空有刑措之風焉故事樞密使非國家重務未嘗親決凡獄訟惟夷离堇主之及蕭合卓蕭朴相繼爲樞密使專尙吏才始自聽訟時人轉相效習以狡智相高風俗自此衰矣故太平六年下詔曰朕以國家有契丹漢人故以南北二院分治之蓋欲去貪枉除煩擾也若貴賤異法則怨必生夫小民犯罪必不能動有司以達於朝惟內族外戚多恃恩行賄以圖苟免如是則法廢矣自今貴戚以事被告不以事之大小並令所在官司案問具申北南院覆問得實以聞其不案輒申及受請託爲奏言者以本犯人罪罪之七年詔中外大臣曰制條中有遺闕及輕重失中者其條上之議增改焉

遼史卷六十一

遼史卷六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志第三十一

刑法志下

興宗卽位欽哀皇后始得志昆弟專權馮家奴等希欽哀意誣蕭浞卜等謀反連及嫡后仁德皇后浞卜等十餘人與仁德姻援坐罪者四十餘輩皆被大辟仍籍其家幽仁德于上京旣而遣人弑之迫殞非命中外切憤欽哀後謀廢立遷于慶州及奉迎以歸頗復預事其酷虐不得逞矣然興宗好名喜變更又溺浮屠法務行小惠數降赦宥釋死囚甚衆重熙元年詔職事官公罪聽贖私罪各從本法子弟及家人受賂不知情者止坐犯人先是南京三司銷錢作器皿三斤持錢出南京十貫及盜遺火家物五貫者處死至是銅逾三斤持錢及所盜物二十貫以上處死二年有司奏元年詔曰犯重罪徒終身者加以捶楚而又黥面是犯一罪而具三刑宜免黥其職事官及宰相節度使世選之家子孫

犯姦罪至徒者未審黥否上諭曰犯罪而悔過自新者亦有可用之人一黥其面終身爲辱朕甚憫焉後犯終身徒者上刺頸奴婢犯逃若盜其主物主無得擅黥其面刺臂及頸者聽犯竊盜者初刺右臂再刺左三刺頸之右四刺左至于五則處死五年新定條制成詔有司凡朝日執之仍頒行諸道蓋纂修太祖以來法令參以古制其刑有死流杖及三等之徒而五凡五百四十七條時有羣牧人竊易官印以馬與人者法當死帝曰一馬殺二人不亦甚乎減死論又有兄弟犯彊盜當死以弟從兄且俱無子特原其弟至於枉法受賂詐敕走遞僞學御書盜外國貢物者例皆免死郡王貼不家奴彌里吉告其主言涉怨望鞫之無驗當反坐以欽哀皇后裏言竟不加罪亦不斷付其主僅籍沒焉寧遠軍節度使蕭白彊掠烏古敵烈都詳穩敵魯之女爲妻亦以后言免死杖而奪其官梅里狗丹使酒殺人而逃會永壽節出首特赦其罪皇妹秦國公主生日帝幸其第伶人張隋本宋所遣的者大臣覺之以聞召詰款伏乃遽釋之後詔諸職官私取官物者以正盜論諸帳郎君等於禁地射鹿決杖三百不徵償小

將軍決二百已下至百姓犯者決三百聖宗之風替矣道宗清寧元年詔諸宮都部署曰凡有機密事即可面奏餘所訴事以法施行有投訴訕之書其受及讀者皆棄市二年命諸郡長吏如諸部例與僚屬同決罪囚無致枉死獄中下詔曰先時諸路死刑皆待決于朝故獄訟留滯自今凡強盜得實者聽卽決之四年復詔左夷離畢曰比詔外路死刑聽所在官司卽決然恐未能悉其情或有枉者自今雖已款伏仍令附近官司覆問無冤然後決之有冤者卽具以聞咸雍元年詔獄囚無家者給以糧六年帝以契丹漢人風俗不同國法不可異施於是命惕隱蘇樞密使乙辛等更定條制凡合于律令者具載之其不合者別存之時校定官卽重熙舊制更竊盜賊二十五貫處死一條增至五十貫處死又刪其重複者二條爲五百四十五條取律一百七十三條又創增七十一條凡七百八十九條增重編者至千餘條皆分類列以太康間所定復以律及條例參校續增三十六條其後因事續校至大安三年止又增六十七條條約旣繁典者不能徧習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衆吏得因緣爲姦故五年詔曰法

者所以示民信而致國治簡易如天地不忒如四時使民可避而不可犯比命有司纂修刑法然不能明體朕意多作條目以罔民于罪朕甚不取自今復用舊法餘悉除之然自太康元年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等用事宮婢單登等誣告宣懿皇后乙辛以聞卽詔乙辛劾狀因實其事上怒族伶人趙惟一斬高長命皆籍其家仍賜皇后自盡三年乙辛又與其黨謀構昭懷太子陰令右護衛太保耶律查剌告知樞密院事蕭速撒等八人謀立皇太子詔案無狀出速撒達不也外補流護衛撒撥等六人詔告首謀逆者重加官賞否則悉行誅戮乙辛教牌印郎君蕭訛都幹自首臣嘗預速撒等謀因籍姓名以告帝信之以乙辛等鞫案至杖皇太子囚之宮中別室殺撻不也撒剌等三十五人又殺速撒等諸子其幼稚及婦女奴婢家產皆籍沒之或分賜羣臣燕哥等詐爲太子變書以聞上大怒廢太子徙上京乙辛尋遣人弑于囚所帝猶不寤朝廷上下無復紀律天祚乾統元年凡太康三年預乙辛所害者悉復官爵籍沒者出之流放者還鄉里至二年始發乙辛等墓剖棺戮尸誅其子孫餘黨子孫減死徙邊

其家屬奴婢皆分賜被害之家如耶律撻不也蕭達魯古等黨人之尤兇狡者皆以賂免至于覆軍失城者第免官而已行軍將軍耶律涅里三人有禁地射鹿之罪皆棄市其職官諸局人有過者鑄降決斷之外悉從軍賞罰無章怨讟日起劇盜相挺叛亡接踵天祚大恐益務繩以嚴酷由是投崖礮擲釘割鬻殺之刑復興焉或有分尸五京甚者至取其心以獻祖廟雖由天祚救患無策流爲殘忍亦由祖宗有以啓之也遼之先代用法尙嚴使其子孫皆有君人之量知所自擇猶非祖宗貽謀之道不幸一有昏暴者少引以藉口何所不至然遼之季世與其先代用刑同而興亡異者何歟蓋創業之君施之於法未定之前民猶未敢測也亡國之主施之於法既定之後民復何所賴焉此其所爲異也傳曰新國輕典豈獨權事宜而已乎天祚末年遊畋無度頗有倦勤意諸子惟文妃所生敖廬幹最賢蕭奉先乃元妃兄深忌之會文妃之女兒適耶律撻曷里女弟適耶律余覲奉先乃誣告余覲等謀立晉王尊天祚爲太上皇遂戮撻曷里及其妻賜文妃自盡敖廬幹以不與謀得免及天祚西狩奉聖州又以耶

律撒入等欲劫立敖盧幹遂誅撒入盡其黨與敖盧幹以有人望卽日賜死當時從行百官諸局承應人及軍士聞者皆流涕蓋自興宗時遽起大獄仁德皇后戕于幽所遼政始衰道宗殺宣懿皇后遷昭懷太子太子尋被害天祚知其父之冤而已亦幾殆至是又自殺其子敖盧幹傳曰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矣遼二百餘年骨肉自相殘滅天祚荒暴尤甚遂至于亡噫

遼史卷六十二

遼史卷六十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表第一

世表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天地人之初一焉耳矣天動也有恆度地靜也有恆形人動靜無方居止靡常天主流行地主蓄泄二氣無往而弗達亦惟人之所在而畀付焉庖犧氏降炎帝氏黃帝氏子孫衆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無窮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孫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書遼本炎帝之後而耶律儼稱遼爲軒轅後儼志晚出蓋從周書蓋炎帝之裔曰葛烏菟者世雄朔陞後爲冒頓可汗所襲保鮮卑山以居號鮮卑氏旣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庫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見于此隋唐之際契丹之君號大賀氏武后遣將擊潰其衆大賀氏微別部長過折代之過折尋滅迭剌部長涅里立迪輦紇里爲阻午可汗更號遙輦氏唐賜國姓曰李懷秀

既而懷秀叛唐更封楷落爲王而涅里之後曰耨里思者左右懷秀楷落至于屈戌幾百年國勢復振至耨里思之孫曰阿保機功業勃興號世里氏是爲遼太祖於是世里氏與大賀遙輦號三耶律自時厥後國日益大起唐季涉五代宋二百餘年名隨代遷字傳音轉此其言語文字之相通可考而知者也其所以不可知者有若奇首可汗胡刺可汗蘇可汗昭古可汗皆遼之先而世次不可考矣撫其可知者作遼世表

帝統

契丹先世

漢

冒頓可汗以兵襲東胡滅之餘衆保鮮卑山因號鮮卑

魏

青龍中部長比能稍桀驁爲幽州刺史王雄所害散徙潢水之南黃龍之北

晉

鮮卑葛烏菟之後曰普回普回有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九世爲慕容晃所滅鮮卑衆散爲宇文氏或爲庫莫奚或爲契丹

元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異族同類東部鮮卑之別支也至是始自號契丹